

話 劇

九龍江畔的歌声

福建省龍溪專署糧食局袁东等集体創作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陈鹤 王 明

九龍江畔的歌声

（根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纪实整理）



五洲出版社出版

書号: 0738

九龍江畔的歌声 (話劇)

作 者: 福建省龍溪專署糧食局袁东等

出版者: 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印刷者: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
(天津一區和平路377号)

發行者: 新華書店

開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數: 48千字

印張: 2 9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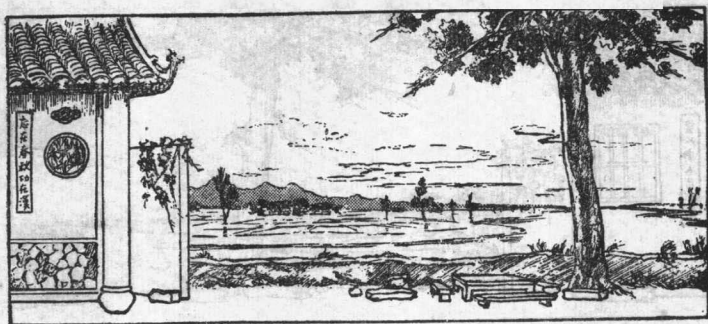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: (5) 一角八分

印數: 1—2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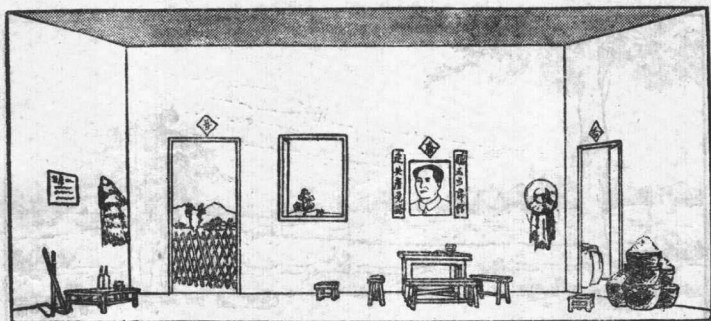
1956年4月第一版

195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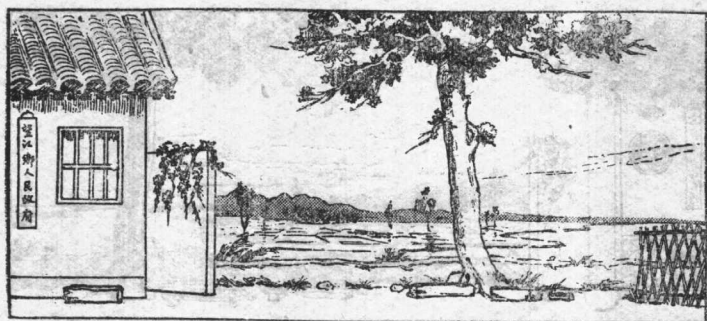
81
9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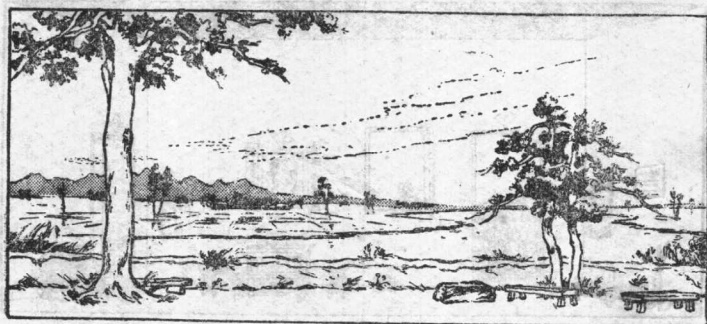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



第二幕 (第一場、第二場)
第四幕



第三幕



第五幕

劇情介紹

一九五五年春天，在風景优美、盛產糧食的閩南九龍江畔某村，糧食統銷工作正在展開。但由於某些餘糧戶的多餘顧慮，及反革命分子的造謠破壞，在這個村子裏呈現了一時的虛假的糧食緊張現象，嚴重地影響了農民春耕生產。

青年團員楊秀蘭領導的互助組，生產很好。她在共同勞動中與組內青年團員鄭三才產生了愛情。某日傍晚，開互助組會議，訂增產計劃；一貫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富農王銀家，乘機開槍，陰謀殺害積極分子鄭三才，三才受傷，會議被擾亂而散。

三才的父親，互助組員鄭全福，是一個老中農，對糧食統購統銷顧慮很多。這次又听信了王銀家的謠言，受了王銀家的騙，和他的妻子鄭大娘，隱藏餘糧，虛報缺糧。三才極力反對，和父親發生激烈爭吵。

秀蘭因眼看農事季節即將過去，組員們生產情緒還是很消沉，找三才商量辦法。三才正因為他父親隱藏谷子感到不光彩，但在秀蘭的幫助下，終把全福藏糧的事情一一告訴了她。秀蘭恍然大悟：原來組員是瞎叫缺糧。

連日，鄉政府擠滿了要求買米羣眾，鄉文書亂開米条，

跟着羣众叫喊，情况十分嚴重。鄉長鄭流万（共產黨員）自區參加三定和統銷補課工作會議歸來，立即制止了鄉文書不分析情况、乱開米条做了羣众尾巴的錯誤。但鄉文書歸咎於統購过头；听到三才反映鄭全福藏粮消息，虽感到驚奇，但總認為是个別戶。鄉長果断地指出了不缺裝缺，不是一家一戶，並指出解決問題的办法，是正確貫徹党的政策、發動羣众、依靠羣众。

一系列的會議陸續召開了，廣泛地宣傳“三定”政策和統銷補課的意义，羣众發動起來了。鄭全福思想虽有了鬥爭，但仍抱着怀疑态度。後來逮捕了反革命分子王銀家，鄭全福才知道受騙：原來企圖殺害兒子鄭三才的人，就是自己的表侄王銀家。这件事實激起了鄭全福的階級仇恨；加以“三定”政策的深入宣傳，打動了他的思想。這時大兒子也从工地來信，說明國家建設需要大量粮食。同時旱象口趨嚴重，縣裏運來一架抽水机，組裏受旱水田，全部灌上了水，秧完全插下去了。他親眼看到國家工業化的好处，認識了只有解放台灣徹底消滅蔣介石匪幫，才能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他思想完全轉變過來了，不但多報的口粮不要國家供应，还把餘粮調劑給同組的缺粮戶。在全福的帶動下，組內的多報戶，也紛紛退出粮食，不要國家供应了，並進行了互相調劑。真正缺粮戶得到了合理的供应，羣众緊張心理安定下來了。

大生產運動在組裏、村裏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。九龍江畔，到处洋溢着愉快勞動的歌聲。

人物：鄭全福——五十來歲，中農成分，互助組員。

鄭三才——二十歲，青年團員，全福的兒子，互助組員。

楊秀蘭——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，三才的愛人，互助組長。

鄭大娘——四十八歲，全福的妻。

王銀家——三十來歲，富農、兵痞、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，三才的表哥。

阿 狗——二十七歲，互助組員。

二 嫂——二十五歲，互助組員，阿狗的妻。

鄭流万——二十四歲，鄉長，共產黨員。

鄭五美——三十來歲，鄉文書。

工 人——二十五歲，技術工人。

臭 頭——五十五歲，互助組員。

坤 河——三十來歲，互助組員。

來 發——二十八歲，互助組員。

小 乖——八歲，三才的弟弟，少先隊員。

小 宝——六歲，秀蘭的妹妹。

第一幕

一九五五年春天的一个傍晚。

關帝庙前。

天上稀疏的星星，不断地眨着微光。弯弯的月亮掛在天空。長堤攔住了九龍江。对岸是一片稻田，大部未插上秧。山下是一大片参差不齐的房屋，密密的荔枝樹園在小村莊的左右。江水不時盪漾着微波。關帝庙只露出庙的右側，庙後有一堵牆；牆後是一條小路。堤前有一棵高大的荔枝樹，樹葉遮盖了上空，樹下排有石桌石凳。

庙前沒有人，远远傳來喚猪声，狗吠声，妇女用廣播筒叫喊開会声，由远而近，喊着：“晚上在關帝庙前開互助組會議，訂增產計劃。”

〔全福边走边抽着煙斗，一会儿小乖出。〕

鄭全福：（头往後看）就這麼幾顆粮食，今天摸底，明天摸底，米条沒打到，訂什麼增產計劃。

小乖：（拉住全福袖子）爹！你上哪兒去？

鄭全福：（臉朝着小乖）上鄉裏打米条，等會兒就回來。

小乖：爹！我也去。

鄭全福：別去了吧！（指着天）天黑了。

小乖：（呆着不語）

鄭全福：呆什麼，快回去吧！

〔小乖拔步便走。〕

鄭全福：（回頭緊喊）小乖……（小乖停住）你和媽說，要是有人找我開會，說不知道我上哪兒去了。

小 乖：說你上鄉裏打米條。

鄭全福：（大聲）說不知道我上哪兒去了。

小 乖：爹！不老实。

鄭全福：（急）回去！（下）

〔坤河揹着二斗糧食上，在樹下稍事休息後，正要走，來發上。〕

坤 河：（把糧食往石桌一放，坐在石凳上，自言自語地）簡直累死我了。

來 發：（垂頭喪氣）坤河！買上米了？

坤 河：說起米條，真氣人。

來 發：實在氣人，中午吃了兩碗地瓜湯，到現在，肚子真餓了。

坤 河：（指着糧食）這二斗糧食，還是跑了二十里路，從我表舅那裏借來的。

來 發：我老婆上她表姐家借地瓜絲，現在還不知道借到了沒有。

〔遠遠傳來秀蘭喊叫開會的聲音，喊聲：“晚上在關帝廟前，開互助組會議，訂增產計劃。”〕

坤 河：听，又在喊開會了。

來 發：打米條就够忙了，還生什麼產。

〔富農王銀家上。〕

王銀家：你們都打了米條了？

坤 河：（指着粮食）是借來的。

王銀家：唉！統銷要餓死人。

來 發：一點兒沒錯。

王銀家：鬧的兇，鄉上就給的多，不会鬧沒得吃！不懂這道理，到处要吃虧！

坤 河：這是怎麼說？

王銀家：哎！這就是說，做人要聰明一些，打米条也是這样，軟不行，就用硬的，懂嗎！

來 發：（和坤河說）鬧吧。

坤 河：（揹起粮食）对，明天去鬧！

王銀家：（跟着走去）

〔來發、坤河、銀家下，秀蘭上。〕

楊秀蘭：（拿着廣播筒喊着）喂……晚上在關帝廟前，開互助組會議，訂增產計劃！

楊秀蘭：（把廣播筒，放在石桌上，自言自語地）天！老是不下雨！

（秀蘭坐立不安，東張西望，似乎在等着什麼人，忽听唱歌聲，秀蘭急躲在大樹後）

鄭三才：（邊唱邊上）

一勾新月亮，

弯弯掛天空呀！

独坐在江畔，

只有我三才，

我等待着心爱的秀蘭呀！

你為什麼還不到來啲嘍！

楊秀蘭：（笑）唱的可真好听呀！

鄭三才：（急）老等着你。

楊秀蘭：我可找不着你。

鄭三才：（生气坐在石凳上）

楊秀蘭：真像个小孩子。

鄭三才：唱歌你也挖苦。

楊秀蘭：誰挖苦你？

鄭三才：你难道不知道，我大喉嚨，唱歌不好听。

楊秀蘭：我可觉得好听哩！

鄭三才：剛才，我上你家找你，你媽要你回去吃飯。

楊秀蘭：不回去吃了，大夥很快就要來開會了，會沒開好，
老是放不下心。

鄭三才：一開會大家總是扯統銷。說增產，勁頭就不大。

楊秀蘭：（激昂）晚上一定得把互助組增產計劃訂出來，再也
不能往下拖了。

鄭三才：鄉長說我們村裏，這季增產一成，不管怎樣，一定
得實現。

楊秀蘭：但農事季節早到了，大家都沒動哩！這怎麼好？

鄭三才：大家說增產得下雨。

楊秀蘭：只要大夥肯加把勁，雨自然就下來了。

鄭三才：大白天說夢話。

楊秀蘭：溪再深，放下水車，水不是就上來了。

鄭三才：（笑）那就不算雨了！

楊秀蘭：雨还不是水变的。

鄭三才：算你說的有道理。

楊秀蘭：這幾天，謠言很多，說倉庫沒米啦！糧食調走啦！

米價要漲啦！這不是壞分子破壞是什麼！

鄭三才：統購的時候壞分子也是到處造謠破壞，現在搞統銷也這樣，我看不開個鬥爭會，什麼事情也幹不了。

楊秀蘭：鄉長在黨團員會議上告訴我們說，統購統銷就是一場階級鬥爭，要我們很好地警惕壞分子的破壞。

鄭三才：是！我們應該十分警惕。

楊秀蘭：可是大家正鬧着要供應糧哩！

鄭三才：大家米條沒打到，就沒心緒下地，增產早丟在腦袋後了。

楊秀蘭：這怎麼辦？

鄭三才：晚上就得抓緊把增產計劃訂出來，再想辦法解決統銷問題。

楊秀蘭：（沉思）說的對！

〔二嫂和阿狗挑糧急上。〕

二嫂：（挑着約四十來斤糧食，向阿狗作個手勢，表示三才和秀蘭在談戀愛）

阿狗：（挑着約四十來斤糧食跟在二嫂背後，點着頭）

二嫂：組長，你們在這兒！

楊秀蘭：（站起）是！二嫂！商量晚上我們組裏開會的事。

〔二嫂、阿狗，把担子放下，手仍拿着扁担，一边擦着汗珠。

鄭三才：你們又上墟場糧站買米了？

二嫂：（指着糧食）這吃不上三天四天又得再買了。

阿狗：（愁眉）她呀！沒把這些米買回來，總不放心。

二嫂：（向阿狗使個眼色）沒米吃，不買也不行呀！

楊秀蘭：坐會兒吧！

二嫂：不，不坐了！

阿狗：（隨聲附和）不坐了！

二嫂：（整理一下担子，挑了起來）天黑了，人沒吃，豬沒餵，得快點回去。阿狗，快走！快走！

阿狗：走！走！（挑起担子）

楊秀蘭：吃過飯，得快點來這開會呀！

鄭三才：別讓大家等你們了。

二嫂：吃過飯就來！

阿狗：（隨聲附和）吃過飯馬上來！

二嫂：快走！

阿狗：他倆輕聲細語地不曉得在談什麼？

二嫂：傻瓜！（語氣很重）談戀愛。

〔二嫂、阿狗挑着糧食過去，秀蘭、三才又坐了下來。

鄭三才：大家買米都剛回來，晚上會議又得很遲才能開。

楊秀蘭：講起來，我真有點懷疑，他們吃米，就是那麼快的嗎？三才，時間不早了，你爹……

鄭三才：（愁眉）我爹是個死頑固，統購的時候，你也知道。

楊秀蘭：可是这个會議，少不了他呀！

鄭三才：（聲音放慢）少不了他！

楊秀蘭：你爹在生產上一向是積極分子，去年我們互助組丰收，你爹是出了一分力氣的。

鄭三才：就是牛脾氣難治。

楊秀蘭：難治。

鄭三才：他偏說增產計劃沒啥訂頭，今天又和他頂了嘴。

楊秀蘭：你呀！總是沒把道理和他說清楚。

鄭三才：（大聲）嘴唇都磨破了，怎麼沒說哩！

楊秀蘭：那他打算怎麼呢？

鄭三才：他打算要來！

楊秀蘭：講了老半天，要來就好了。

鄭三才：（沉思不語）

楊秀蘭：三才！三才！人家都這樣說社會主義：耕田不用牛，點燈不用油……生產高，生活好，大家都過幸福日子呢。

鄭三才：什麼耕田不用牛，點燈不用油？

楊秀蘭：耕田用拖拉機，點燈用電力。

鄭三才：這早就知道了，（稍停）社會主義好日子，可不是整天光在那裏想。

楊秀蘭：那當然還得雙手幹。

（小寶手拔小網子，撲打着蟋蟀，從荔枝樹後上。）

小寶：姐姐！媽叫你回去吃飯哪！

楊秀蘭：和媽說大家就要來開會了，姐姐不回去吃飯了。

〔小寶從褲袋掏出一個小瓶子，內裝着一頭蟋蟀。〕

鄭三才：（拿過瓶子，問小寶）這裝着什麼？

小 寶：（天真地）小蟋蟀！

楊秀蘭：整天玩！

鄭三才：（繼續問着）姐姐好，還是蟋蟀好呢？

小 寶：（要拿瓶子）姐姐好！

鄭三才：（作將瓶遞給秀蘭狀）姐姐好，這給姐姐！

小 寶：（要拿瓶子）蟋蟀好，姐姐也好！

鄭三才：（笑聲，遞給瓶子）給你！給你！

楊秀蘭：這小鬼！

〔小寶繼續撲打着蟋蟀，裝進瓶子裏。〕

楊秀蘭：長在這個時代的孩子，真幸福。

鄭三才：長在這個時代的青年也很幸福。

楊秀蘭：那當然囉！

〔三才、秀蘭笑着，一會兒又靜了下來。〕

鄭三才：臭頭伯不喊，總不會來的。（說罷便走）

楊秀蘭：別再和人家吵嘴了。

鄭三才：我也不是專門和人家吵嘴的。（向廟後跑下）

〔秀蘭似乎又在想着什麼，遠遠傳來喊臭頭伯的聲音：“臭頭伯！開會了。”〕

楊秀蘭：（用手推着小寶）別貪玩了，快回去吧！

小 寶：（不願回去）不不，回去！

楊秀蘭：姐姐說話你老是不听。

小 宝：你和三才哥，在這兒做什麼？

楊秀蘭：別再囉嗦了，快回去吧！

〔小宝下，三才上。〕

鄭三才：（擦着头上的汗珠）叫開會，大家總是說這說那！

楊秀蘭：都會來嗎？

〔傳來臭頭伯的咳嗽聲。〕

楊秀蘭：這不是臭頭伯嗎？

鄭三才：（探頭看）是呀！

〔臭頭上。〕

楊秀蘭：（探頭看）臭頭伯來了！

臭 頭：（懊悔）來的太早了。

鄭三才：稍等一会，很快大家就都來了。

楊秀蘭：臭頭伯！你看咱組生產怎麼搞……好？（隨着坐下）

臭 頭：增產還不是靠天，老天不下雨，什麼也沒辦法。

鄭三才：這樣說，是等天下雨啦！

臭 頭：那當然囉！

楊秀蘭：鄉長不是說了，大家力量大，只要積極抗旱，就不怕沒水。

臭 頭：（抽着煙斗不語）

鄭三才：去年我們組裏好收成，增產了，這是大家出力抗旱得來的！

臭 頭：俗語說，千算萬算，不如老天一算，老天的臉要不